

## 蔣門神

吳縣陸衣言編校

話說施恩對武松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縹縹，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個譯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個拚命囚徒，去那裏開着一個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潞州來，帶一個人到此：那厮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譯名，叫做蔣門神。那厮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蔣門神一卷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所收)  
撰者 陸衣言 編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8  
編號 D863101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101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蔣門神一卷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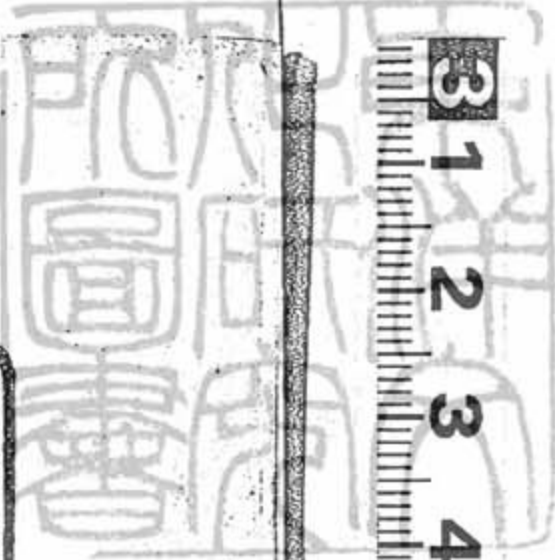
# 蔣門神

陸衣言編校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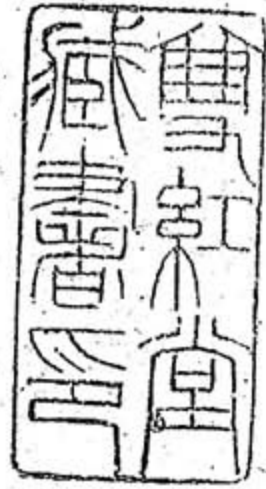
雙紅堂
小說
138 <sub>(10)</sub>



錦片說小圖繪點標

# 神門蔣

校編言衣陸



行發局書明文海上



科 1996 ~10

# 蔣門神

吳縣陸衣言編校

話說施恩對武松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縷縷，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個諱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個拚命囚徒，去那裏開着一個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潞州來，帶一個人到此：那厮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諱名，叫做蔣門神。那厮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腳，相

此處有圖章



了見相來出尊家待坐少長兄道松武對恩施

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厮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喫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是男子做事去去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正在那裏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

撲為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秦嶽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喫那厮一頓拳脚打了，兩個月起不得床，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創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他却有一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若自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折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三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哪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哪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裏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厮如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

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個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裏又無外人，便叫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殺果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個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讐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

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喫得大醉了，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話下。

※

※

※

※

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都頭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厮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

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回來，到客房裏，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只具着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在意。喫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坐地。

只見那兩個僕人，又來服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誤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

他時道我醉了，誤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當夜武松巴不天明。

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綁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個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松喫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無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如何『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個酒店，便請我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個喚做『無三不過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喫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到得那裏。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喫了十分酒，這氣力

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力量，又有勢。」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怎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個僕人，自將了家裏好酒，果品殺饌，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了去。」武松道：「恁麼却纔中我意，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沒酒喫，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厮，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個僕人，先挑食籠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下了。

且說施恩和武松兩個，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那兩個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裏等。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先安下殺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喫。大盞來，只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喫了三



碗便起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一發，我們去休。』兩個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個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卻早又望見一個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施恩立住了脚，問道：『此間是個村醪酒店，也算一望麼？』武松道：『是酒望。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去便了。』兩個入來坐下，僕人排了酒碗果品。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個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入來，又喫了三碗便走。話休絮繁，武松、施恩兩個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處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個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個却不妨，你只要叫僕

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

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喫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攛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

\*

\*

\*

\*

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個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假醉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個大漢，一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十字路口一個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個酒望子，寫着四個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欄杆，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個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壁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厨竈，去

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個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武松看了，噙着醉眼，逕奔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座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個當撐的酒保。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一個當頭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打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燙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燙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啞一啞，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酒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上好酒與他罷。』那婦

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燙一碗過來。武松喫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裏喫醉了，來這裏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不省得了，在那裏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



武松起婦人望酒缸裏一丟

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喫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却待奔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裏，却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裏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膀，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髻，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武松託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個的，都搶來奔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提一個過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椿在裏面；又一個酒保奔來，提着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再有兩個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個人，在三隻酒缸裏，那裏掙扎得起？後面兩個人在酒地上爬不動。這幾個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乖的走了一個。武松道：「那厮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



那個搗子逕奔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鑽將來。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闊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喫了一驚，奔將來，那步不會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候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然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趲，趲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頭上便打。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鴛鴦脚」。——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得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



尋不着傷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個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裏。我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裏，便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我和他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厮，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我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厮一條性命。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我再撞見時，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伙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慙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隣，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個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平安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去向。這裏直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裏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開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

在葦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新秋。有話卽長，無話卽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個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

在葦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新秋。有話卽長，無話卽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個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

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們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個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個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着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個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又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個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現缺恁地一個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己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鐙，服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

取果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得大醉，就廳前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裏尋思道：「難得這個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設入宅裏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緞疋……等件。武松買個柳藤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不在話下。

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

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裏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個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個無禮，遠遠地斜着身坐下。張都監着丫嬛養娘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擡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窗。武松喫得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個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裏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個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個。」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個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武松只願痛飲玉蘭在旁唱曲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個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回勸盤，丫環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裏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個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遞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極能鍼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良辰，將來與你做個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為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拿條哨棒來庭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個輪頭，仰面看

天時，約莫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個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個賊奔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趨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却奔出來，不隄防黑影裏，撇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個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賊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個賊配軍，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我倒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會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個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



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厮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賊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條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賊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賊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厮外貌像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賊證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賊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盛收，天明却和這厮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賊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賊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厮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賊證明白，休聽這厮胡說，只

願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的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己。」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厮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武松下到大牢裏，尋思道：「叵耐張都監那厮，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彀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脚，晝夜匣着；又把木扭釘住雙手，那裏容他些鬆寬？

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說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來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繇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

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挽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的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個，同姓結義做兄弟。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策。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堂一個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裏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個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

孔目已知武松是個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他不要從輕；勸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次日，施恩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是張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放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來，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

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喫酒，買來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喫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却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個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但見閒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都不在話下。

※

※

※

※

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就裏；那知府方纔知道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賺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

二十脊杖，刺了一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個健壯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個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極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個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的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鬧；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能殼再進大牢裏看望兄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厮，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厮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請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伙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

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鵝在此，請哥哥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個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個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厮，他是個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個公人。那厮兩個，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隻入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隄防，這兩個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個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著去了，不在話下。

武松和兩個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兩個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個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那厮到來擦撥老爺！」武松右手却喫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只顧自喫，

也不睬那兩個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這隻熟鵝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撕來，只顧自喫，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鵝都喫盡了。約算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個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裏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個公人，與那兩個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曉得，自瞧了八分，應付，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個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個公人答應道：「你又不眼晴，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個。」那兩個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這一個急待轉身，武松右腳早起，撲通的也踢下水裏去。那兩個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個，趕將下橋來。那兩個先自驚倒了一個。武松奔上前去，



武松報住一個喝道這事實說

望那一個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撈起朴刀來，趕上去，搠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却轉身回來，把那個驚倒的，也搠幾刀。這兩個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又砍倒一個。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個喝道：『你這厮實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個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個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

『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喫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的，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個屍首，都擡在浦裏；又怕那兩個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搠了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個念頭，竟奔回孟州城裏來。

※ ※ ※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託，替蔣門神報讎，要害武松性命，誰想四個人，倒都被武松搠殺在飛雲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來跨了，揀條好朴刀提着，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武松逕覓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個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

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床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却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便從床上赤條條地跳將出來，拿了攪草棍，拔了櫪，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劈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個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一脚踢開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

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一床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却將一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櫪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廚房裏，只見兩個丫嬛，正在那湯罐邊埋怨，說道：「服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個客人也不識羞恥，噙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個不了！」那兩個女使，正口裏喃喃地怨恨，武松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個女使鬚角兒揪住，一刀殺了。那一個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個丫嬛，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這兩個屍首，拖放竈前，滅了廚下燈火，趁着那廳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裏來。武松原在衙裏出入



刀一入趕推一只松武來將輪椅交起提練團張

動，被武松當頭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個都在掙命。這張團練終是個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個，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個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割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

的人，已都認得路數。逕到鴛鴦樓扶梯邊來，捏腳捏手，摸上樓來。此時親隨的人，都服侍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只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說話。武松在扶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再當重重的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厮好！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四個對付他一個，有甚麼不了？——再有幾個性命，也沒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裏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沖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楷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燈燭熒煌，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會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脚

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牆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個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個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扶梯邊，看時，却是兩個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 he 過去，却攔住去路。兩個人進樓中，見三個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厮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個。那一個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是一刀，殺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個，也只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剝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頭時，刀切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廚房下，拿取朴刀，去了缺刀，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

下，前番那個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個小的，把燈炤見夫人被殺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蘭心窩裏擗着。兩個小的，亦被武松擗死。——朴刀一個結果了。走出中堂，把襪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個婦女，也都擗死了在地下。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走了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個小去處，那土城喜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濠塹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眼絀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腳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膝！」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投東



小路便走。

(完)

### 太平天國野史

全一厚冊  
定價一元四角

是書為臨平姚氏抄本以重價得自湘鄉書肆經名家評閱斷為天南邈叟之遺稿於太平軍興滅之始末極為明瞭卷首有洪秀全像太平天國印璽 告寫真四頁尤為罕見之物

### 英國海軍秘史

全書二冊  
定價八角

書為英國海軍大將施格鐵男爵服務海軍五十年之記錄中如巡行世界拳亂之役奉使南美歐洲大戰諸役施氏莫不參與機要讀之可見英吉利稱雄海上五十年秘史之一斑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號

# 相人秘法

一冊  
一角半

吾國相法僅以容貌氣色斷人吉凶禍福而已孰知  
歐西日本近世之刑法家則據以偵緝盜犯引為重  
要科學也是書搜集吾國各種相術兼及意大利日  
本等各國相術書多種而成舉凡五官區別人性善  
惡舉動狀態莫不可以窺人微隱蓋據心理生理等  
科學以參證而加判別之非尋常談相法者可比也

上海文海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39)八明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發行

標點繪圖  
小說片錦  
蔣門神  
【全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

編校者 陸衣言

發行者兼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中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有著作  
必翻印  
究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6401793853